

新泰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新泰市政协
文史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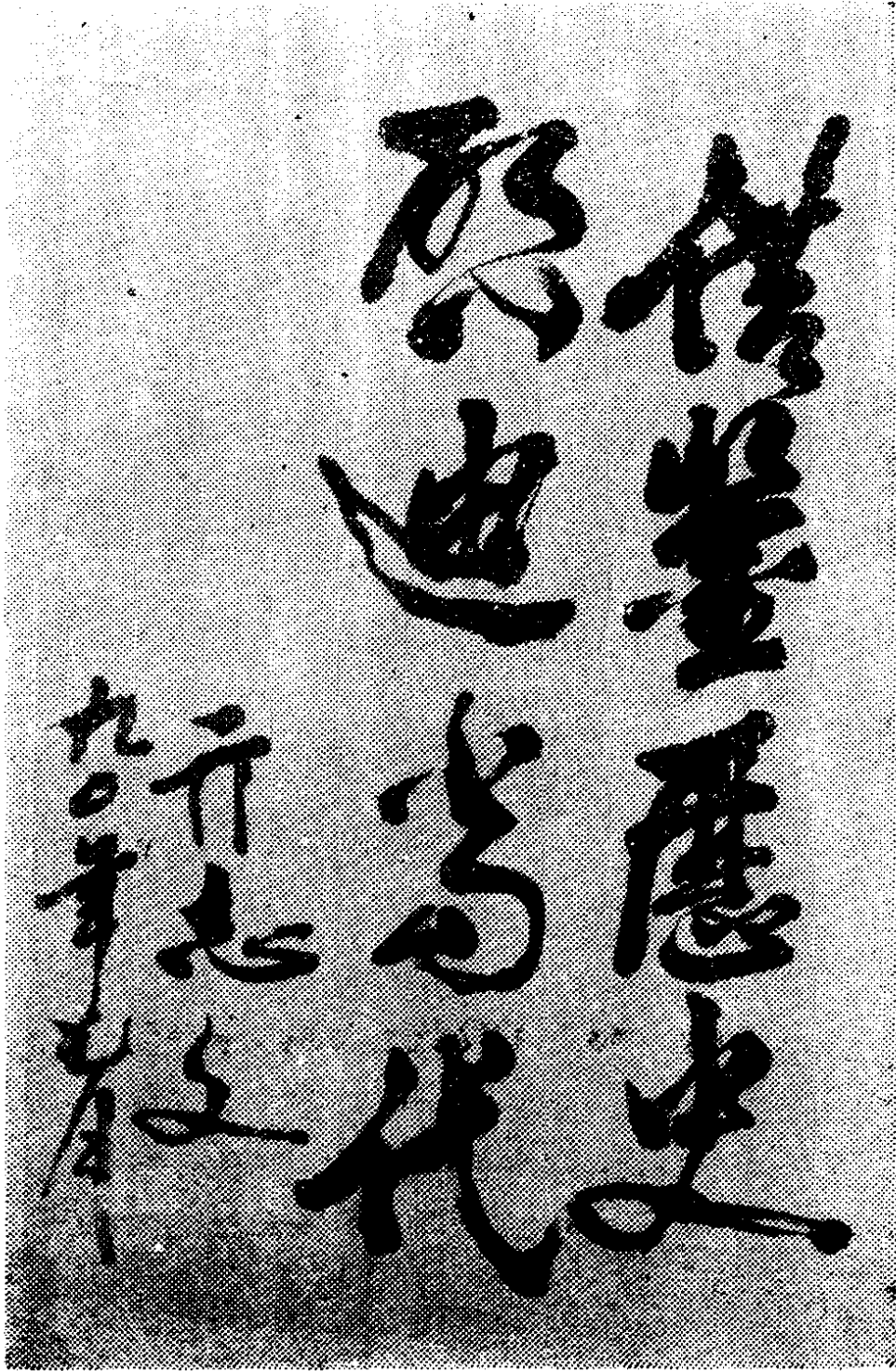
新泰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泰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八月



中共新泰市委书记元志文同志题词

史為今用
激勸後代

鄭茂興

政协新泰市委员会主席郑茂兴同志题词

目 录

徂徕山起义后的片断回忆	王建青	1
“民先”运动在新泰的活动与发展	褚爱国	21
“一二·九”运动对新泰革命之影响	褚爱国	28
回忆上河战斗	王云庵 公茂江	35
沈村在参军支前中获模范村称号	陈好泉	41
大协炮楼	公茂阳	46
泰沂山区民族英雄曲大娘传略	高振丰 张淑安 田永义	49
革命教师张锡汉传略	高振丰 张淑安 田永义	62
新泰最高行政领导人名录	薛其耀 陈文轩 王广琪 刘相德	68
新泰教育发展概况		

.....	教育局史志办	92
抗日战争时期的新泰教育教育局史志办	105
戴井田先生陆吉元	114
抗金兵李通事略李因俊	120
反革命杀人犯刘翰臣侯存德	123
匪首刘文贞董承三 刘相德	127
新泰土特产陈文轩	134
新泰泉源的兴衰李芳华	145
徂徕山纪胜刘相德	152
新泰旧时的当铺和钱庄陈文轩	158
新泰道佛教陈文轩	164
新泰教案刘晓焕 赵玉良	172
徐光前墓志铭		

.....马培林 179

柴城的由来

.....张舒仁口述 贾福明整理 187

徂徕山起义后的片断回忆

王 建 青

一九三八年春，我四支队奉命到淄博一带打击敌人。国民党苏豫鲁抗日游击队总司令秦启荣派到莱芜的县长谭远村和保安队负责人景大麻子，盘居莱芜，经常逮捕我过境人员，关进牢房，严刑吊打。我军忍无可忍，派了部分兵力解决了他们，救出了被关押的同志，谭、景也被我们俘虏。清明节前，我四支队机关进驻了莱芜城，组办了三十几个人的短训班（学员都是年轻的中学生和小学教员，是准备当干部的），这时我被派到短训班学习。

三支队司令员廖荣标率部队到莱芜与四支队会师，在城里开了会师庆祝大会，红旗招展，歌声振天，士气高涨，威名远扬，会后廖率部队挺进博山境内，寻机打击敌人。

秦启荣以莱芜事件为借口，从宁阳、泗水、新泰等地纠合了号称万人的兵力，于清明前后向莱芜城扑来。

为了共同抗日的大局，我们决定撤出莱芜城。支队机关及短训班成员在西门外北面一个场里集合。不多会赵笃生主任到短训班队前讲话。他首先说明我们撤离莱芜城是执行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避免与秦发生摩擦，这样在政治上争取了主动。接着说我们决定派代表到秦部与他们谈判，要从短训班选名代表，并问：“你们谁愿意去？”他讲后约两分钟没有人应声。我想任务艰巨并有一定的危险，全班只有我是党员，我得去，于是我站起来说：“赵主任我去可以吗？”赵笑着说：“好、好。”他带我到场的北面小屋里，屋中几个支队的负责同志在研究给秦的公函，由孙陶林同志执笔。赵说：“你最好能和秦面谈，要强调我们是坚决抗日的，希望与各友军协同抗战。总之，要讲我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如秦向我们提出什么不合理的条件，就是有多大的压力也不能答应。这次谈判可能谈不出什么结果，如摸清了秦的意图或动向就是胜利，以便我们研究对策。”他说一个叫徐子蔚的与秦认识，他与你同去当个引进人，你们持函连夜向雁翎关一带去找秦部。

赵交给我们公函时，已近黄昏，部队向西开去，我与徐向雁翎关方向去了。我们边走边谈，徐出身大地主家庭，一身书生气，我怕他在意外情况下顶不住，有意给他壮胆。我谈到共产党的光明前途时，他不以为然。他认为抗日还是蒋介石的天下，我说：“我们到秦部如果受到虐待，要理直气壮地与他们斗争，要有宁死不屈的精神，他们若要对我俩下毒手，我军不会宽恕他们的，因我们是八路军的代表，不是你我个人问题。”徐说：“不会、不会。”我说：“不能不作这样的思想准备。”

不到半夜，我俩到了雁翎关以北的野店村，该村驻的是秦的部队，秦的哨兵盘问后把我俩领到秦部的传达室，我们把公函交给他们后，有个小官把我俩领到警卫队的一个小房子里，并派两个兵把着门口。徐有点紧张，低声说：“怎么把我俩关起来了？”我说：“沉着气，见到秦再说。”

次日早饭后，秦部向莱芜城方向急进，我俩跟他的警卫队走，我看到秦启荣的部队，队不成队，行不成行，有肩枪的，有倒背枪的，还有用枪挑着老母鸡的，有牵着羊的，拥拥挤

挤地象羊群一样。

下午一点时，秦部进莱城。秦的机关住在东门里职工学校。不多时，一个人到警卫队来了，自我介绍名叫王竹泉，是参谋，并请我们到他房屋里休息。王对我们形影不离。过了一个多钟头，秦的一位秘书到王的房子里来，给我们敬了个礼说司令有请。我俩跟他到了秦住的三间大北屋里，除了秦还有几个穿长袍的。我首先说明了来意，是商讨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问题。秦说：“我这次率部队到莱芜，是因莱城事件不得已而来，本人同意与贵部联合起来抗战。”我说：“我四支队主动撤出莱芜城，也是为了避免摩擦，以便与贵部共同抗日。”与秦谈了一个小时。

尔后，秦的联络副官刘文贞找我来了，刘与我同乡，叫我到他房间里玩玩。我进门一看刘元顺在，还有两个陌生人，刘元顺是新泰人（国民党员），现当上了秦的政训处主任。他们吹捧秦启荣多么英明，其部队多么强大，说抗战后山东将是秦的天下，劝我留在秦部，并说有很好的前途。他们还诬蔑我党我军“共产共妻”，我气的头上冒火，首先斥责了他们的诬蔑，我

说：“只有日寇和汉奸才会这样谩骂共产党、八路军，各位都是抗日的大员，怎么也言出不规？”接着宣传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军的英勇善战，我党抗日统一战线主张。最后我说：“八路军很好，为了抗日我才参加八路军的，决不是为了当官，我这次来是作为四支队的代表，与秦司令商谈联合抗日大事的。”

快吃晚饭时，一个穿青制服的人来了，给我们鞠了个躬，说：“上边有请两位先生。”我认为秦启荣再次与我们相谈。他把我俩领到西院北屋门口，门口站着秦的警卫队长，他未说话，用手向南一摆，把我与徐领到院南头东马棚里去，二话没说把我们绑了起来，还骂我们是奸细，秦部一些兵涌上来看热闹。我高声地提出抗议，说明我们是八路军的代表来洽谈联合抗日的，我们有公函为证，你们秦司令刚接见了我们，为何这样的侮辱人。我们抗议并提出：“要马上转告你们的秦司令！”那个让我们到马棚，又绑我们的人无言可答。他替我们稍稍松了绑，围观者都在议论纷纷，对秦的无理表示不满。很快调来一个班把围观者硬赶走了。但我们仍不住地提抗议。晚上，秦部把

我们关到一个空房的套间里，外间有士兵看守。这时刘文贞提着开水和馒头来了，我俩不吃不喝不理睬他。他又提出了留下我们在秦部干的问题，我未等他讲完，严厉地指责了他们侮辱我方代表的行径，刘灰溜溜地走了。

我俩在秦部被折腾了两夜一天，又未吃饭，徐面色苍白，蹲在墙根边一声不吭。我想怎样才能鼓动他的情绪继续与秦作斗争呢？就问：“子蔚你睡着了吗？”他抬头看了我一下说：“老王，我看不但使命完不成，怕……。”我截断他的话说：“怕什么，我们是正大光明昂首而来的，我们一定要同他们斗争到底，胜利而归。”他精神好多了，我说：“你只会画画不会作诗吗？不会作诗，说个笑话也好。”徐先讲了个笑话：“和尚磕头半边葫芦着地，叫驴打滚，一根胡子朝天。”他讲完后，我大笑起来，他也笑了。我说我们作诗吧！以作自己蒙难的留念，他说好呀！我们沉思了一会，我以莱芜城蒙难为题作了两首：

不知何罪被拘留，
与马一棚待为囚。
自问丹心为祖国，

岂怕刀斧加于头。

徐君莫要皱眉头，
秦扣使宾自取羞。
使命不辱聊自慰，
笑其堂下滚开油。

徐再三吟着我作的两首诗。他站起来说，
我也作了一首：

抛家抛业抛爹娘，
拿着热血救国亡。
不知今夜命不好，
莱芜城里充狱郎。

我俩谈笑作诗一夜未睡。快吃早饭的时候，秦的参谋长孙俊野来了，一进门就说：“对不起，对不起。”亲手给我们解了绑，再三解释他忙，未及时来看我们，是下边的人胡闹……。说今早给我们“洗尘”。我们一提这次来的使命，他说：“已看到贵军的公函了，你们来我部的情况都知道了。”

我们同孙谈了片刻，他就同我俩一起到客房里坐席了。酒席间暴露了他们的真面目。除孙俊野还注意一些礼貌外，其他都是地主、军

阔、土匪头子、流氓等无知大小子，都抢着吃肉，不停杯的喝酒，都醉得说胡话。为了提高秦启荣的威风，有的说秦的部队有五万，有的说有十万。还有一个老家伙说张宗昌有三不知：一不知山东有多少地税银两，二不知兵有多少，三不知小老婆有多少。有个大个子抢着说，我们秦司令有一不知：就是不知有多少兵马。我也乘机讲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我军的纪律，军民关系，特别是四支队在寺岭、四槐树、谷里以西及博山的战斗胜利。这群家伙听了鸦雀无声。刘文贞靠近我坐，用脚再三踢我，他不让我讲，我不理睬，把我应讲的话都讲了。

酒席散后，孙请我俩到他房间里吸烟喝茶，孙再三“夸奖”，说什么王先生“高才有为”，我部缺乏人才，希望先生留在我部。我明白这是劝降，以达到他破坏我四支队的声誉为目的。便说：“参谋长过奖了。因我是中国人，抗日有责，所以我参加了四支队，我坚决在八路军里干到底，请参谋长写个通行证，我快回去复命，以避免两军的摩擦。”孙看到我不上他的圈套，矛头转向了徐子蔚。徐说：“在四支队还有几件衣物，取出来即来贵部。”我有

点气。但表现沉着。我向孙要通行证时，孙了草地写了个便条也不盖章。我要他盖章时，孙说他的字体在全军都认识。

我向孙告辞，他拉着我的手送到城西门外，边走边说：“王先生在四支队遇到什么曲折时，何时来我部都欢迎。”用心何其毒也！

我和徐出了西关向寨里走去，我批评徐不应该表错误的态度，徐说不应付一下我们走不了。中午走到孙家风邱庄南时，从路旁几个坟头后边跑出来几个兵。大喊：“站住！站住！”各持短枪指向我们的胸膛，搜我们全身。我说明是从秦部来的，他们不叫我讲话，并大骂我们是八路军的奸细！推推搡搡地把我们带到孙家风邱寨内南边寨炮楼口，猛力把我推进炮楼底下，这里边有一大堆粪，臭气难闻。片刻来了一个手持马鞭并拿着绳子的家伙，破口大骂，并对两个士兵说：“把这两个八路军奸细绑起来，牵出去！”炮楼口有棵槐树，把我俩吊在槐树上，用鞭子抽打。我说：“你们讲不讲理，为什么不问明情况就如此残酷！”他说：“这是上司的命令，不只打还枪毙！”我立刻察觉到是孙俊野的阴谋，我大声喊：

“我们是你司令的客人，我要找你们领导人讲话。”这个打人的小子一听发了呆，也不打不骂了，并说：“快请队长来！”过了十多分钟，一个穿青制服年约三十多岁的人来了。他们都叫他队长，这小子更厉害。一开口就说：

“八路奸细，还不拉出去枪毙！”我说：“不，我们是从你秦司令那里来的，请你们放开我们再讲。”“不行，你们讲清了再说！”我说：

“我们是八路军四支队的代表与你们司令谈判的，今早你们孙参谋长还大设宴席欢送我们，你们却无理扣押打骂我们。”他说：“你们有什么证据？”我说：“我口袋里有孙参谋的通行便条。”他伸手把便条掏出来一看，说：“这便条是假的，你们想混过去，有翅也飞不过去。”我说：“你们孙参谋长说他的字体你们都认识，不盖公章是他有责任，我们无责。”这个队长气愤愤地说：“胡说，给我打！快说实话！”我说：“我们和秦司令谈判的很好，他请我们快回去向我们四支队汇报。”“汇报什么？”我说：“这是机密，你无权过问，如果不快放我们，误了有关两军的大事，你们秦司令会向你问罪的。”有百多名围观的群众都嚷嚷起来了，有的